

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 ——記【聚賢迎春—十位當代藝術家】展

文 / 鄭乃銘 圖片提供 / 尊彩藝術中心

當我年輕時，我追逐著潮流，奔馳得迅疾而猛烈。春風駘蕩，樹木燃成繁花，小鳥不眠地歌唱。
我用令人眩暈的速力疾駛，被感情的洪水載走。我沒有時間去觀和感，把世界成為我的世界。
現在，青春已退潮，我擱淺在岸邊，我能聽到萬物的高深音樂，天空把它作為心的星斗開放給我。
-----泰戈爾《愛貽集》

我們其實很少有時間停下來看看自己的腳步，到底走得有多快、走得已經有多遠。而當有機會停下時，才會驚覺時間已經悄悄換了另外一種面貌，展示在我們面前。這似乎也就像生活中會有很多的聲音是從過去蜂擁而來，而之所以如此匆匆疾疾，原來也只不過是為了要向現在尋求答案。

我很喜歡在三月尊彩藝術中心的【聚賢迎春—十位當代藝術家】展覽裡，再度欣賞到金芬華的架上作品，那種感覺就好比泰戈爾詩集提到：青春已退潮，我擱淺在岸邊，我能聽到萬物的高深音樂…。我想強調的並非是在青春已退潮這個落點，畢竟這裡所謂的青春已退潮，還更應該被來泛指當心境能從沸沸揚揚的滾點上逐漸歸於平靜時，人才有機會在汲汲營營生活節奏底下；停下腳步，也才會發現到萬物高深的聲音在為自己開放。

「尊彩」在走過十八個年頭之後，囤聚了堅厚的實力，終於為自己打造了一個不同於過往的城堡。這個城堡對「尊彩」是一個夢想可以起飛、張揚的地方，在外人眼中；它是現代兩岸畫廊業走向旗艦店的一種趨勢呈現。可是，對「尊彩」而言，這個新基地是個可以讓藝術的不同夢想找到自我表達的舞台，這項作為對於原本就經營當代藝術的其他畫廊業者固然是不足為題，但對於素來是以經營台灣前輩美術家為見長的「尊彩」來說，昔日老輩美術家在當時那個時代所意氣煥發的當代藝術思維；如何能夠受到沿襲，並且在目前新世代藝術家身上也能察覺到那份盎然的勃發心志，這種貫穿不同世代與不同時空的當代藝術思維，就更成為「尊彩」在新年度的一項大夢，也是「尊彩」首度跨向年輕當代藝術的開始。

【聚賢迎春—十位當代藝術家】，是「尊彩」所制訂台灣當代藝術新勢力主題系列的第一段落，這個展覽並沒有特意要讓藝術家在一個主題框架底下參與演出，反而是可以看出畫廊對於不斷嘗試躍進中的台灣當代藝術，有著更高的期許。林俊慧、金芬華、林岱璇、徐薇蕙、張恩慈、王宏信、黃頤勝、席時斌、吳耿禎、王建揚，這十位台灣當代藝術家，年齡的跨度是從1955年到目前1970後的新世代藝術家，在這十位抽樣列舉出來的藝術家當中，首先可以看出創作媒材已經不再集中都是以傳統制化的油彩顏料來作表現，越是趨近於新世代藝術家；越會發現他(她)所選擇的材料充滿著奇變性，現代人經常使用卻未必會想到有可能被拿來做為藝術材料的面膜，竟然都能被藝術家拿來做為發揮的觸媒。創作媒材的多元與多樣，無疑也是展現台灣當代藝術並沒有受到主流藝術市場的綁架；而都一味向平面傳統繪畫靠攏，這其實是個極為有趣的現象之一。現象之二；則是來自於藝術語言的解讀，過去的藝術因為在表現形式方面較為相類似，這使得觀眾都會以慣性來解讀藝術所透露出的語言，尤其觀者最容易接受的語言是在敘述性質強顯作品上，容易懂、視覺效果愉悅、有足以不斷轉述的故事情節，這通常會成為比較受到歡迎的作品類型，也因此造就許多的藝術家選擇共通的媒材與創作語言來做為演繹。但在這次十個藝術家展覽裡，不拘泥在藝術制化語言的傳遞，則成為較普世的現象，這或許也意味著台灣當代藝術走到現在；藝術家對於自己個人的忠實度已超越對於市場的服務本質，這也使得觀者在面對新世代的藝術演出，不能再持有昔日一統化的概念與閱讀慣性。

將十位參展藝術家的時間座標落在1970，透過這個時間點上下來牽扯出台灣當代藝術家的思想圖像，更是這項展覽裡最足以形成尋寶感的最大賣點。

1970年前段

金芬華

King Fen-Hua

無法過於放縱的 華麗矛盾

金芬華總是習慣了牡丹。牡丹，對她來講；不單單只是植物，或許應該是她內心最不受外界驚擾、也是最留存青春華美記憶的圖騰。2004年金芬華曾經讓牡丹是彷彿失重一般地在水底浮浮沉沉，只是，畫面上的水，其實是絕對隱性，這也使得這個系列作品在一種略帶超現實情境底下，格外展現優雅的時間流動。但這這次的展覽裡，金芬華當還是保留她架上繪畫一貫會有細方格紋，這個可以被視為現實理性、規矩的象徵，反倒愈能襯托出盛放的牡丹；彼此拉扯出一種無法過於放縱的華麗矛盾感。這樣的情境好像也頗能貼應現實生活裡的金芬華，在細緻優雅當中存在，卻總能在內心潛伏著流浪的飄飄盪盪。



金芬華 華II 油彩畫布 100F 2011



林俊慧 音樂系列 油彩畫布 112x162cm 2008-2011

林俊慧

Lin Junn-Huey

對於色彩的 採集與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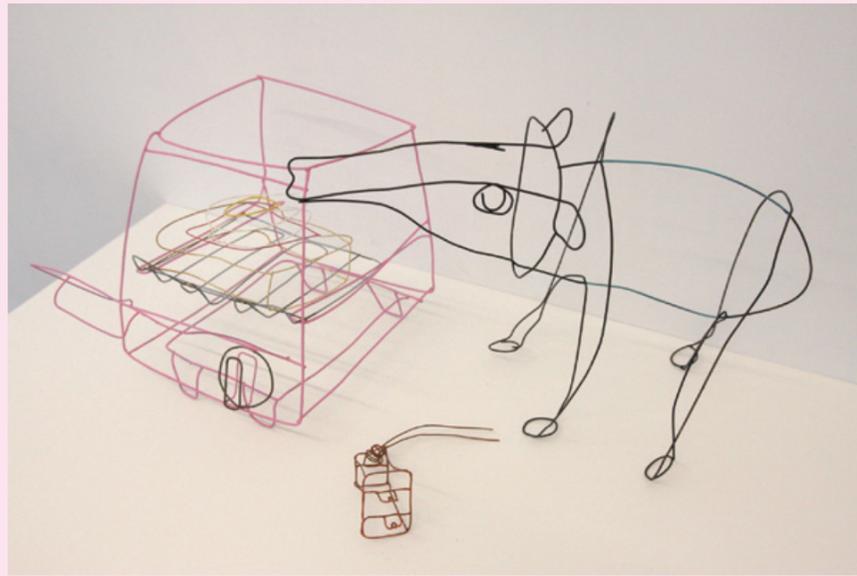
林俊慧的外表稱得上雄偉，可是他的繪畫作品卻有一種無可救藥的浪漫，這樣的浪漫往往會從畫布漫溢出來，讓觀者在他的作品前，流連忘返。林俊慧的作品，儘管是從具體的事物表徵來做切入，但展現在面前的創作，則並沒有受到現實物件的形制所圈限，他所表現的是個人心理的風景，因此外相的架構是被他抽離，進而產生隱約的意識性圖像。林俊慧對於色彩的掌控，應該是他這個年齡段台灣藝術家當中極為出色的代表。他的顏色絲毫沒有拖泥帶水的不快，清爽而俐落；但卻又能層層分明展現深度，這種近乎潔癖的色彩經營，卻能充分透露出浪漫情韻，何嘗不也是他的作品惹來吸睛之處。

1970年後段

林岱璇

Lin Tai-Hsuan

鐵線串聯出 不同時空的 愉悅感



林岱璇 馬來貘小孩 鉛、防水顏料 2010

林岱璇的藝術，與其說是雕塑；不如說是一種雕塑性的繪畫來得妥當些。之所以會把雕塑擺置在前頭，主要的意思還是在於：她所選擇的創作形式還是有較強的雕塑性。她以細軟的鐵線為材料，曲折的轉圓之下，娓娓構築出了一件件創作。這些創作的本身，有的來自於古典繪畫名作、有些則純然是出自她自己個人所觀察的生活事物。細軟鐵線本身並不具備體積的量感，但卻能產生線條的鋪陳關係，這樣的形式不免令我想到中國筆墨的線條；尤其是在中國書法的線條。只是，林岱璇卻以一種現代生活較為常見的材料，毫不避諱有可能因為材料引來過於工藝性的想法，讓鐵線因此有了一種無法壓抑的生命性，更尤其是作品在燈光的補助之下，由鐵線所構成的圖案在牆面彷彿也有了另一股生命氣息，這種互動的戲劇，竟教人像回到兒時觀賞獨幕偶戲的愉悅感。

張恩慈

Chang En-Tzu

理想與現實的挑挑剪剪

如果說林岱璇作品的鐵線是令人想到中國筆墨的線性，那麼；張恩慈的繡線則比較趨近於現代，而且是對於對於舊日美好時代的不捨離棄。像張恩慈這年紀的新世代藝術家來講，成長過程不能免俗都會接觸到童話，只是，孩童時期所接觸到這些故事，長大之後拿到現實印證，就會出現極大的認知落差。張恩慈的作品，取材於經典童話故事當中的主角，以繡線來繡出這些故事主角，繡線的絲絲縷縷；或交錯、或並行，多少引出畫面時空的錯落，同樣也能流露出一種錯綜複雜。有趣的是，她總會在畫面上出現比較粗體的繡線，這樣的表現更像是虛線，感覺是拿針一挑就能挑掉，甚且就能重新再繡過。這樣情境太具現實社會的指涉性，我們總會希望有個如同童話般美麗的結局，只是現實世界並不允許童話存在。問題是，童話不正也是人類仿若織錦般一針一線繡出來的嗎？但為何現實世界就不能像挑線般，挑掉錯誤；重新再來呢？



張恩慈 About Your Princess-3 繡繡於畫布上 140x125cm 2009

徐薇蕙

Hsu Wei-Hui

幽默卻深刻的 社會心理風景

徐薇蕙的藝術，代表了現在很典型新世代藝術家不拘泥在傳統材料運用的現象。從社會消費習慣來觀察，全世界最喜歡使用面膜的地方，都集中在亞洲，尤其以台灣與日本的婦女是最喜歡敷面膜的。面膜，從心理學上去分析，它或許可以拿來代表是一種個人對於外表自信的簡易建構方式。通過薄薄一紙面膜，可以提升個人對於外貌自信指數高分，這在過去的社會簡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徐薇蕙就將這樣的「家常用品」拿來作為創作材料，透過面膜的重複包裹與擠壓、堆疊，進而產生面膜體積的厚度感，再適度以色彩加以運用，於是就出現亮燦繁花或是帶點動漫趣味的圖案；表面上這些圖案都非常漂亮，但卻掩飾不住本質的薄淺。這是否也意味著現代社會對於美的定義與最終追求呢？簡易、隨手可得、一次性消費、不能重複使用，由面膜所延伸出來的社會心理議題，一如藝術家的創作，引人細思。



徐薇蕙 笑顏如花系列 面膜 2011

黃頤勝

Huang Yi-Sheng

淺淺又宜人的 畫韻



黃頤勝 我們的故事 油彩 175x115cm 2011

黃頤勝的作品，更像是繪本般的創作，讓人看了油然升起一份清清爽爽的喜悅之情。這位藝術家回歸到一種比較規矩式的繪畫表現，在充滿著明朗色彩的畫面底下，鋪陳著自己對於現世的想像。事實上，很多的年輕藝術家，在創作表現都會返回像精緻漫畫風格的精神主旨，技巧的深後更能見諸於他們對於細節的極致處理，畫面的布局絲毫不容許馬虎，這也使得作品往往流露出一股典雅的氛圍，再加上畫面本身所帶有的故事情境，讓作品成為視覺很容易受到牽引的焦點。黃頤勝〈我們的故事〉作品，就帶有這麼淺淺但又宜人的韻味。

林宏信

Lin Hung-Sin

存在於淡漠 背後的深沉

我很喜歡林宏信作品裡面所透露出的「悶」！對於多數的成人來講，或許會覺得現在的年輕世代那有什麼「悶」可言？電腦的扁平化世界，徹底把空間的界線模糊化，父母的寵愛總是逼近溺愛，在這樣的生活裡，怎會有「悶」的可能呢？但，我所謂的「悶」可能不同於傳統字義的狹隘，我所提到的「悶」；更應該是來自於心理層次的失焦現象，一種缺乏重心落點的「悶」。林宏信以精湛繪畫技巧來筆下的人物，俊美卻是塗滿白色顏料，一種談不上丰采的慘白，這樣的破題委實夠殘酷，卻又顯得毫無所謂的淡漠。在畫面上，採取多種筆觸的運用，主體的凝重、色面的輕薄、線條的冷漠，這些都彼此相互勾結而產生畫面的多重訊息，在這樣的結構底下，生命本質的厚度固然是存在，但這個社會所充斥的膚淺與形式慣性，則是如影隨形緊緊咬住，人逐漸沒有自己的原我面貌，只有越來越相似的慘白與制式化。



林宏信 晃遊—為了更美好的未來 100P 油彩、畫布 2010

吳耿禎

Wu Jam

剪出人間無法 被奪取的體溫

相對於林宏信所點出現實冷冽與無感，吳耿禎的藝術卻回到溫暖人間情感。吳耿禎應該是這次參展藝術家，就年輕世代一群最為享有高知名度的。他從中國民間剪紙藝術作為創作的啟動，但卻沒有被剪紙的機能性給網綁，反而更加彰顯出剪紙的無限空間。剪紙所具備的重複性，被吳耿禎拿來做為視覺的延展性與空間的侵略性，只是，經由剪紙他所潛藏在裏頭則是來自傳統平間最平實的人際、親情，他在剪紙的過程中，就好像在剪撥著記憶的圖像，每一個圖像都有著溫暖的體溫，於是他就將這些圖案揮灑出去，成就了記憶裡的溫暖角落，也讓觀者找到可以依偎的體溫。



吳耿禎 F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Centenary 為此起彼落的100這數字而做 110x220cm x2pic papercut 2010

席時斌

Hsi Shih-Pin

凌駕現實的 空間載體



席時斌 Watership 鋁合金、人造柚木、人造胡桃木 尺寸隨空間調整 2010

席時斌又與吳耿禎不同了。席時斌將記憶放大成為圖騰，成為可以凌駕現實的巨大載體，讓觀者都覆掩在他的空間底下。席時斌非常擅長藉由現成的材料的解構，重新與空間的結構搭建出新的機體，由於不論空間或物件的本身，都具有過去原有的屬性，這也使得藝術家的創作是先進行一種拆解的動作，卸除了某種對於既定概念的故事性之後，轉換成為藝術家自己所賦予的新概念、新的機體。從席時斌的創作來看，多少也能體察到當代藝術家對於材料的認同，往往是超越環境本身的束限，使之能夠呈現被重新來截取的新物件。

王建揚

Wang Chien-Yang

可口的宅族文化



王建揚 我愛冰淇淋 攝影 165x110cm 2011

王建揚的攝影，非常貼合著年輕族群對於影像的無限拓展力。這位看作品實在很難想像他竟然是自稱宅族的藝術家，他的攝影恪守住空間「宅」的基本概念，畫面所發生的場景都是在私密個人空間，正因為是在個人空間，所以王建揚讓畫面的主角在沒有太多衣服束縛之下，給自己先從外在解放再到內在的釋放，因此也就產生很多看起來近似荒唐的畫面，但卻也能帶給視覺一種詼諧的震撼性。當日本社會發掘出宅族龐大勢力之後，宅族所延伸出來的文學、藝術、網站…都成為一股無法輕估的消費力。王建揚的藝術，在宅族的前提下來作為伸展，卻也能自己成就出個人的獨特魅力，他讓自己的創作洋溢著可口的食慾性，這食慾性既能觸擊到口慾的欲求；也能輕輕點到生理的想像，可是又不會太過於臨近情色，如此的語法，往往都建立在略為荒誕的畫面底下，讓觀者在不覺失笑之中，也能享受視覺所帶來的可口。

十位藝術家，也意味著十個夢想的發端。串聯出不同時間段的藝術家，被檢驗的並不在年紀的話題；不在夢想的應該符合那種標準格式，而是在作品所記錄的時間經典。時間，交付給眾人是一律的平等，但生命則能讓時間的流轉過程有了各自詮釋與各自定義的經典。

長溝流月去無聲，豪英卻能聚首共坐，這終也是美事。